

废者都啊

废

都

●废人 组稿
●先知 选编
●先实

1207425/51

甘肃人民出版社

废都啊, 废都

废 人 组稿

先 知 选编
先 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

(甘)新登字第01号

责任编辑：白玉岱 黄强
封面设计：姜健骅 愚夫

废都啊废都

废人 组稿

先知 先实 选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8 字数16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226-01208-1/I·315 定价：4.98元

目 录

- “我除了写作不会别的”
——贾平凹渭北问答录……………孙见喜(1)
- 巧遇贾平凹谈《废都》……………田爱兰(2)
- 《废都》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吗?
——贾平凹答《生活》月刊记者问……………(3)
- 贾平凹谈“陕军东征”现象……………王歌阳(5)
- 《废都》创作问答……………贾平凹 王新民(6)
- 贾平凹和《十月》副主编田珍颖谈《废都》……………贾平凹 田珍颖(8)
- 贾平凹谈《废都》中的人物……………贾平凹 田珍颖(9)
- 平凹说：“《废都》就是《废都》”……………贾平凹(11)
- 《废都》责编田珍颖答记者问……………田珍颖(12)
- 《废都》大讨论之一……………王新民 整理(19)
- 《废都》大讨论之二……………辛敏 整理(25)
- 贾平凹、肖云儒谈《废都》……………田爱兰 整理(28)
- 李星、费秉勋与贾平凹谈《废都》……………(32)
- 陕西部分专家评价《废都》的主要观点……………孙见喜 整理(43)
- 著名评论家白烨、蔡葵、雷达谈《废都》……………(47)
- 世情、缺陷、转折、遗憾
——《废都》笔会……………雷达 宗诚 白烨 林为进(50)
- 说长道短论《废都》
——京都评论家八人谈……………文波(54)
- 《废都》的卓异奇绝之处……………曾镇南(56)
- “奇书”《废都》的“悟道”与“命意”……………缪俊杰(58)
- 一部通向现实社会人生的小说……………李炳银(59)

善恶并抛任人评说

——三读《废都》.....白烨(61)

集人性之大成的工程.....孙见喜(62)

庄周梦蝶一场空

——论《废都》.....董子竹(67)

《废都》构筑了一个意象的世界.....王仲生(84)

世纪末情结与东方艺术精神

——《废都》题意解读.....韩鲁华(89)

《废都》自由谈.....杨广元 李继凯 屈雅君 吴进(96)

《废都》《金瓶梅》《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比较谈.....吴江宗(99)

透过《废都》看“文化闲人族”的未来.....范茂震(102)

《废都》是一部不可不读不可粗读的好书.....方越(104)

贾平凹走出了《废都》.....方越(106)

《废都》将是跨越世纪时空的长久话题.....王永生(108)

《废都》《围城》比较谈.....李廷华(110)

平平淡淡才是真

——简论《废都》及“废都”现象.....胡瀚霖(111)

《废都》之“废”.....赵世民(113)

要么不得出版要么长久火红

——透过《金瓶梅》的迷雾看《废都》.....胡子林(115)

《废都》的“□□□□”.....孤鹤(116)

恍恍惚惚读《废都》.....李玉皓(117)

一本永留人世的书

——《废都》点评.....李宗幸(120)

“牛”思

——读《废都》有感.....诚成(121)

不会寂寞的《废都》.....王平凡(122)

文化：被放逐的命运

——贾平凹《废都》走笔.....李庚香(123)

“我除了写作不会别的”

贾平凹渭北答问录

●孙见喜

听说贾平凹正在陕西渭河北岸一个小村庄写作，便专程前去看望了他，并请他回答了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

问：听人说你最近正写的这部作品代表了你对人生的最新思考，不少朋友都想先睹为快，不知何时在何地发表？

答：你看么，正写个长篇哩！我从乡下到城市20年了，还没写过关于城市的作品哩，我一直想写一部有关古城西安的长篇小说。我想，西安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广州，西安有西安的特点。为此，我酝酿了好几年，1992年8月才正式动笔。至于何时在何地发表与出版，我还没考虑，现在只忙着把活儿做好。

问：你这部书叫什么名字？你主要写城市的什么？你感觉如何？

答：书名叫《废都》。以前发表过一个中篇也是这个名儿，但那是写一个废弃的小城里的事儿，而这部长篇我试图真正地写一下都市生活，阐述古城里的一种“废都意识”。内容是写古城里一些当代人的生活。我常常想，《金瓶梅》、《红楼梦》也写的是城市生活，但现代人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为什么总没有这两部作品的那一种味儿呢？当然，封建时期的城市毕竟和现在的城市不是一回事儿，但如果能表现出现在城市人的生活，又能传达出像古典名著中的那一种味儿，那就太好了。基于这种考虑，正是为要寻找到

这样一种感觉，我寻了几年，迟迟没有动笔。现在感受到，在写作的过程中，心里很畅美。至于到底如何，出来你再看吧！

问：找了你好久，竟不知你躲在渭北乡下写作，这里的创作环境怎么样？静吗？作为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当代作家，在这里生活能适应吗？吃什么？冷吗？

答：很静，很出活，从后窗看到农民在地里劳动，我想我也和他们一样。吃的家常饭，暖的煤炉子，没电视，没报纸，没广播，也没日历，今天是几号啦？（这时他把门关严，说很冷。问他身上紧裹着的羊皮褂是才买的吗，他说是借房主家的。）

问：前一时，有关作家体制的讨论很热烈，比如王蒙有“作家不养说”，而上海一些作家又反问：养了我们什么？医药费都报销不了！对此，你有如见解？

答：我不管这些事。给了就吃，不给就寻着吃。

问：近几年，报上不断有某作家被写作累死的报道，而你又说写作是很快活的事，难道你真的写起来不累？你每天写几个钟头？从几点写到几点？有娱乐吗？

答：累是累的，累的只是抄稿子的时候。人是活精神哩，作为作家，身累，累不死。作家的死不可能是写死的吧？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能写就写。一天时间里，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娱乐，下棋呀，打麻将呀，

巧遇贾平凹谈《废都》

●田爱兰

本来是领命去采访从北京来西安出差的文学评论家白桦的，却出乎意料的遇到了贾平凹，于是也就和他谈起了《废都》的话题。

问：为什么要给您这第一部描写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起名《废都》呢？

答：“废都”两个字我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写的并不是西安，但是是从西安受的启发。西安是个古都，又是逝去的一个国都，然后又被废弃了。我一直觉得，西安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废弃的古都，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是地球上的一个废弃的古都。曾经在汉唐时期辉煌，后来又落后了。那么究竟用文字怎样来表述“废都”这两个字，我还真说不清楚，只有让你自己去体会了。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想起要写一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呢？

答：对于城市题材的长篇是一直想写的，但是要思考好多问题。我曾经到美国去了一次，感受特别深，在美国接触了好多作家，老的、中青年的都有，还有汉学家。他们认为对中国的农村小说有些地方看不懂，中国小说严格的讲大部分都是农村小说。美国也有写乡村的小说，例如反映黑奴的作品等等，这对中国人来说虽然没有经历过，却可以想象出来。但是读咱们的农村小说，对其中牵扯到的“粮票、民办教师、以工转干”等等，外国人死也理解不了和想象不出来。因此如果小说中所写的乡村生活太具体太重了，而且变化又特别快的话，外国人读起来特别累，对那些新名词永远也想不开，想不开就没有共同的认识，就无法感染他们。即使现在的中国城市年轻人都已经看不懂中国七十年代的农村作品了。从那之后我就想人家提的很有道理，不是说我们的作品

逗房东的该子呀，调剂过来了，呼呼呼就写开了。

问：我接到全国各地朋友成百封来信，都希望了解你最近的情况。

答：是吗？还有这么多人问候呀？一切都正常嘛！噢，是出来时间不短啦，家里一定来了不少信，这一本书写得也太长啦！（说着他对院子里的女主人喊：老孙是代表好多人来看我的，中午是不是给弄些包谷面搅团招待一下？）

问：你能对关心你的朋友说点什么吗？

答：我在这儿说谁也听不着，我只有尽快把这部作品写成功。

问：你还在作文化的苦旅吗？据说文人“下海”已成风潮，你是否也想过下海的事？有传言说你准备办个“贾平凹出版公司”，此话当真？

答：“下海”，或者不“下海”，都是一种生存的方式。现在，人人都有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我除了写作再不会别的。我过去怎样现在还怎样。至于“贾平凹出版公司”的事儿，我没听说过。

要讨好外国人，但起码你要考虑你的作品老写这个东西就肯定走不远。写城市，虽然我们的城市落后，但总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可以让人想象的来，这样总比写农村的生活更容易使人接受。另外，对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我看了一些，总觉得其中缺少些东西，没有味，当时我就想比如《红楼梦》、《金瓶梅》，严格的来说这两部作品就是城市文学，是明清时的都市文学。为什么这两部作品读起来那么有味，而现在就缺少这些味道呢？怎么样才能使作品既能表达时代气息又能传达中国古典文学的味道呢？一直在寻找这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很难找，因为它预感得到却找不到，一用老预感写现代生活就是两张皮，看起来很不舒服，怎样处理好这个东西，令我思考了好长时间，后来觉得不妨试一下，才开始动笔。

问：《废都》这部小说我们目前还没读

到，贾老师，您能否先跟我们谈谈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答：《废都》写了一些文化“闲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大社会背景下的心态。它不是靠情节来推动的，也没有大起大落，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还要把它写的有意思、耐看，这就更难了。它没有故事，所以你问我具体写了个什么故事，我一时还真说不清。如果说反映了个什么主题，我也不好说。因为作者一旦把作品写完之后，作品就成为社会的東西了，你自我感觉的不一定就是你作品所透发出的信息。反正书出来之后，读者们能看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能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吧。

巧遇平凹谈《废都》的话题到此就打住了。对他最后的一段表达我觉得很有意思，也许这是一个真正搞艺术的人的表达方式吧。

《废都》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吗？

——答《生活》月刊记者问

● 贾平凹

一、您的《废都》在今年下半年即将面世，您可否透露一下创作该书的具体情况？《废都》主要寄寓一种什么思想？这种思想，您觉得在您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产生原因是什么？或者就《废都》中某一情节谈谈发生在您生活中的某些人事。

一本书写出来，作者自己就不好谈了。在写作时，我并没有单一的主题，只有一个浑茫的走向，一个整体的把握，只想真实地记录一段生活。我没有去写史诗的欲望，企盼能写出世纪末中的中国人的一段心迹。我喜欢“废都”二字，一个古都、故都、废都，其

中有多少苍茫和悲凉的东西呢。我现在是四十一岁的人了，对于世事，应该说不惑，但我常常是在不适应中求适应而归于难适应，于无为中求有为到底无为。书是写好了，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得怎么样，只能让读者去看吧，我现在只是一个厨子，在顾客吃饭时悄悄坐在一旁，静听笑骂评说。

二、《废都》的写成，您自己认为是不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始？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

三、有好多外国作家早上迷迷糊糊地从

被窝里爬出来，到浴室里冲澡，忽然电话响起：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是不是有这种愿望，或者等待这一天，倘若有此一天，您将怎样样？

这都是上帝的事，上帝会安排一切的。

四、去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没有奖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国内骤然兴起一小股否认《秋》的议论，而我认为张没有得到提名，是说明奥斯卡金像奖本身有局限性。从这一点上联想，您的某篇好小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能不能说诺贝尔奖本身的局限性？您认为一个中国作家最大的荣誉是什么？

我永远不会这么说的，诺贝尔奖是伟大的，但我对诺贝尔奖具体情况不了解，我不能信口议论。一个中国作家如果能赢得中国80%的读者的喜爱，那就够荣誉了，因为全世界中国人这么多，连自己民族的读者都赢不了，那是多悲哀的事。

五、在您的家庭及身边人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请讲讲他的故事。对您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能讲讲事情的经过吗？

是我的父亲，他的一生经历给了我苦难的认识和一种奋斗的精神。对此我不愿多说，因为这是我的事，我自己知道我怎么去做就行了。

六、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爱情家庭，一部“奔驰”轿车，或者是某个荣誉？缺什么就需要什么，没有最不最这个词。这会儿我需要是吸烟。

七、生在陕西，您认为陕西男人最不平凡的性格是什么？

“死牛劲”，不服输。

八、十多年过去了，您成名了，您自认为现在的生活和从前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大变化，而您个人与从前有什么不同？当下一个世纪到来时，您能想象自己将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您自己将是什么样？

生活里发生了大变化，我依然是从前的我，只是难得清静。下一个世纪里，别人怎

么过我也怎么过吧。

九、人们称您的作品才子气极重，您自认为如何？您自己怎样评价“才子气”？

我搞不清才子气是什么。久时不见熟人，见面了，有的说：嗨，胖了！有的说：怎么瘦了？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的脸是胖了瘦了。

十、听说您很会看手相，您自己是怎么从手相上判断自己的，请具体地讲讲。

我使用的那套不是看手相。很抱歉，我不能讲，这是秘密。

十一、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活法，而在如今生活中追求自由是一种共同的要求，您能说说自己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活法，以及您对自由有什么看法认识？

我是挑着鸡蛋筐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只怕人挤了我。最大的自由是心的自由。

十二、抛开您自己的特点，您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和路遥相似，什么地方和王朔相似，他们中间，您更赞赏谁，为什么？

沉稳相似于路遥，心理上类于王朔，如果更准确，我与他们小的地方都相似，大的地方全不同。不论是谁，比我长的地方我都羡慕。

十三、您最喜欢和什么性格的人共事谈话？

无所谓最喜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十四、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您现在最怕什么人，什么事，最讨厌什么人，什么事，您现在最遗憾的是什么？

最怕最讨厌那些以小人之心度我的人。我遗憾我理想的东西迟迟达不到。

十五、您认为写作是件什么样的事：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崇高的还是一般的；理想性的还是商业性的？

写作当然快乐。它使我面对了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

十六、《废都》多少万字，您得了多少稿费？您认为稿费的多少是不是衡量作品好

坏的标志？您先想当百万富翁，还是先想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废都》40余万字，稿费极少。虽然稿费也是“一份货一份钱”，但绝不是衡量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志。我并不贪财，财多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如果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那奖金就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嘛。

十七、您现在是“长安影视创作中心”的主要成员，您认为这个集体与北京王朔他们“海马”有什么不一样？您认为“长安”将在中国文化圈里起到什么作用？

一切等出了作品后再说，一切要别人去说。

十八、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不知道，现在只是读书，养病，各处走走。

十九、您看过我们杂志后，认为我们有什么不足？最需要在什么地方要改善？希望您为我们杂志的读者写几句话，好吗？

你们的杂志很好，如果面儿再宽些就更好了，而其中的照片印刷似乎欠清晰了。我不喜欢题写什么，那是领导和影视明星的事。我不敢教训别人或要求别人，我要读者读我的书，那我就只能尽力把书写好。

二十、《废都》虽然还未出版，但看过的许多人都认为此书是“当代的《金瓶梅》”或“当代的《红楼梦》”，您能否透露一下本书中关于“性”方面的描写情况及处理方式，您对自己的作品中的这些描写究竟如何看，您对“性文化”（姑且这么说）持怎样的态度，把此书与《金瓶梅》相提，您是否同意？

《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伟大的，但《废都》不是《金》或《红》，试想想，即是像《金》或《红》，那又有什么意思？《废都》什么也不是，《废都》就是《废都》。至于“性”描写，如果一提《金》、《红》就和“性”连在一起，那就可笑了。即使书中写到“性”，那也是挖掘和喜欢人

物的一个基点，一个区域，一个尺度。

二十一、《废都》是文化人的写照，那么您对我们生活中的多种文化人怎么看，比如张贤亮下海，王朔猛勒稿费，以及贾平凹本人。

各人是各人的活法，能活下去，活得好，谁就怎么活。张贤亮下海是他能下，王朔勒稿费是他能勒下，贾平凹除了写作再不会干别的，写作了又拿不了高稿费，这是活该。

二十二、文人在现在是个最能引起争议的群体，有人同情，有人赞美，有人骂，有人钦慕，请您结合自身谈一谈文人的弱点和命运，您认为现在大力提倡经济开放的形势，给文人提供的机会多，还是造成的危机多，现在当个好文人、好作家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的标准？

文人是天才和小丑的混合体，是上帝和魔鬼的作品，伟大而贱，它最能吃到好果子，但总是吃不到。现在的形势下，危机和机会同等，就看具体人了。但即使是文人，最最关键是好作品，有好作品了才能谈得上别的。

贾平凹谈“陕军东征”现象

——王歌阳根据谈话录音整理

甲：平凹先生，您能否就“陕军东征”现象谈谈看法呢？

乙：可以。“陕军东征”这个提法是外界对陕西作家近一个时期创作的一个评价。当然做为陕西文学界的一员，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也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现象说得有多了不起。陕西作家队伍阵容挺大，素质比较好，这次一下在北京出版了四、五部长篇小说。出版以前，小说都在写着，现在发表了也只能证明写过了，因此也无必要把这说得

《废都》创作问答

● 贾平凹 王新民

一、《废都》构思于何时？为何名为《废都》？

打腹稿起于前年，创作欲的涌动则更早。真正决定可以动笔了，其具体构思是在去年年初。取名《废都》，基于在这之前我曾写过一中篇也叫《废都》，但那个《废都》，并未能表现我对一个特定的故都的认识和思考。所以此《废都》不是彼《废都》。我是陕西本土人，进城前在乡下生活了十九年，入城已有二十一年了，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写乡下的生活，没有一部小说写到城市。写写城市生活，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之

惊天动地。陕西作家没有写出来作品也不是废物，写出来也不见得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觉得现在倒是应该有一种危机感，要看到目前一些收获，更要看到以后创作方面的建设。

甲：您的知名度很高，而且享誉海内外。前不久《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又相继登了您的大作《废都》的有关消息，那么您能否把《废都》在创作前后的一些情况再具体地谈谈呢？

乙：好。我的这部作品相对来讲是其它三部小说《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和《八里情仇》中出来最晚的一部。这部作品有40多万字。当然一部作品到底怎样，还要看广大读者对它的评价，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作者我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件事。不管现在大家认同不认同这部作品，但这部作品对我

所以迟迟没有写出，是我找不着一种感觉，即进入一种境界的角度，一种语感。在四十岁的一九九二年，我终于有了觉悟，创作欲极强烈，我几乎越来越能看清了我所写的一切，我就精神抖擞地动笔了。“废都”二字最早起源于我对西安的认识。西安是历史名城，是文化古都，但已在很早很早的时代里这里就不再成为国都了，作为西安人，虽所处的城市早已败落，但潜意识里其曾是十二个王朝之都的自豪得意并未消尽，甚至更强烈，随着时代的进步，别的城市突飞猛进，西安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已无什么优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这部作品酝酿和构思的时间相当长了，真正写起来时间用的倒不是很长，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原来我一直都写乡间乡下生活，这一部主要写城市生活。写乡下生活是因为小时候在乡下。我19岁离开乡间来到城里，这之后虽然不停到农村去，但毕竟是做为市民存在了。我的城市生活时间也有21年了，这期间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但怎样找城市这样一种感觉，怎样转换原来的笔法，这些都是挺艰难的，也一直不好把握。后来经过几年酝酿，想了很多问题，自去年8月份起正式开笔，一直写到今年，终于在今天的除夕晚上划完最后一页纸。当然这部作品用的精力还是比较多的，至于写出来成功不成功，那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判了。

势，这对西安人是一个悲哀，由此滋生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性的放达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西安的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我对此产生兴趣。但当我构思时，我并不认为我仅是来写写西安，觉得扩而大之，西安在中国来说是废都，中国在地球上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的心态也恰是中国人的心态。这样，我才在写作中定这个废都为西京城，旨在突破某一限制而大而化之，来写中国人，来写一个世纪末的人。

二、《废都》创作初始，有提纲、或画有结构图吗？

我的创作往往是不停地列提纲，不停地来鲜活人人事事，直到一切清晰，才定下最后提纲，这样的工作比实际操作时间长数倍，艰辛成十倍。但是，这一次写《废都》，定下了提纲，操作时却全然打乱了，当动笔写到五万字左右，提纲已于我毫无作用，我只按小说中的人事往下走，我几乎最后收拢不住了。因为我写的是一群男男女女日常生活，一切要平实，语言不用任何人为的修饰，不需要任何主观性和感情渲染色彩。日常生活是无序的随意的，所以我不能框得太死，不能人为故意要什么故意不要什么。河流在心中只是有一个流动的方位，没有设计到什么地方有山、有河、有桥的。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讲过全部的人物关系，一边讲一边用笔在纸上画，讲完了，纸上竟出现一个互相交往的一张图。我喜欢对朋友说人物关系，旨在加深人物之间的关系，怕写时搞乱了。

三、《废都》的主人公有生活原型吗？

我对小说中的人十分熟悉，他们是我二十一年的城市生活中所接触过的人事，但在《废都》里一旦确立了具体名姓，一切都是在虚构了。如我在平日吃饭，吃过牛肉、羊肉、猪肉、蛇肉，而我并不就长了一身牛的

猪肉、蛇的肉，我身上的肉只是人肉。

四、《废都》是否再次佐证“作家要写自己最熟悉的”这一名言？

我觉得是这样的。《废都》是我迄今写得最顺手最自然的一部书。我对文化圈的人事太熟悉，以致于知道十分只写出了一二分，在写作时常常因事情太多而不知该写哪一件，作品完成后，曾后悔有许多极有趣的事未能写进去。

五、书中的谣辞是你搜集的还是他人提供的？谣辞在整个作品中起什么作用？

谣辞有我搜集的，也求过别人来提供。有三个朋友给我提供过七八页纸的谣辞。我仅用了其四分之一。谣辞的运用是作为一个大社会背景来处理的。

六、有人说庄之蝶像“多余的人”，你以为呢？

有人这么说了，我想了想，有这么个味儿。但我写时脑子里没有闪过这个词。庄之蝶是废都里一个奋斗者、追求者、觉悟者、牺牲者。他活得最自在，恰恰又最累，又最尴尬，他一直想有作为，但最后却无作为，一直想适应，却无法适应。

七、《废都》塑造了一群女人，哪个你最满意？

我满意唐婉儿、柳月、牛月清。

八、周敏自始至终于城墙上吹坝，坝声回荡于作品中，是否就是作品的一种基调？

可以这么说，坝声是废都的基调，最宜于废都。它吹动的是一种人生的悲凉。废都里的人不悲壮，也不凄凉，只是悲凉。

九、据悉，你写作时，曾随身带着某女作家的一本诗集，是否从中汲取素材或感受什么的？

是的。这位女作家叫范术婉，她声名不大，但我极欣赏她的才气。她的诗集给我许多感受，我从中得到了许多关于女人的感觉。我在此向她致谢。她的才华确实在千人之上。

贾平凹和《十月》副主编

田珍颖谈《废都》

● 贾平凹 田珍颖

一、“上帝无言”句，自何时始，十分欣赏？

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在古书中读到此句，原句为“百鬼狰狞，上帝无言”。初读时怦然心动，过后越嚼越有味，再不能忘。

二、“废都意识”的涵义是什么？

我欣赏“废都”二字，一个“废”字，有多少世事苍桑！作为一个都，而如今废了，这其中能体现这都中人的一种别样的感觉，我不能具体说出，但我知道那味儿。西安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而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这里的人自然有过去的辉煌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子。而现在，就是一种艰难、尴尬的生存状况。我写作常常对社会、人生有一种感悟，却没有明确的、清晰的判断和分析，就模糊地顺着体悟走，写成什么

十、据说在国内许多地方的订货会上，《废都》被打了几十万册，中国电视制作中心和许多省市电视台，以及许多电台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要求改编电视连续剧和广播剧，这是否出于你的预料？

在作品写完后，我有两种估计，一是此书或许不得发表、出版、或许将红火。它不是死得干脆，就是活得顽皮，反正不会不死

是什么，不求其概念之圆满，只满足状况之鲜活。

三、在你的笔下，庄之蝶是有觉悟的，那么，袁、阮、汪之流，算哪一类人？

袁、阮、汪只是生存的状态，他们是觉悟的庄之蝶的环境，他们促成了庄的堕落，也帮助了庄的觉悟，而他们更走不出废都，他们在废都中活得自如，也因此烂掉在废都。

四、《废都》无章节之序号，在结构上有何考虑？

无章节之序号是我特意处理，我的感觉中，废都里的生活无序，混沌，茫然，故不要让章节清晰，写日常生活，生活是自然的流动，产生一种实感，无序，涌动。所以，在我写作中完全抛开了原来的详细提纲，写到哪儿是哪儿，乘兴而行，兴尽而止。

五、你有一篇中篇小说，也用了《废都》之名，为何独独钟爱这个名字？

原因在上边之二中谈到。以前的中篇不活的存在。

十一、对于广大读者，就《废都》你还想说些什么呢？

我希望读者喜欢《废都》，如果来读，我盼望读得慢一些、细一些。这部书没有传奇色彩，无大的故事。但我知道现在许多人已经不能安静来读书了。

贾平凹谈《废都》中的人物

● 贾平凹 田珍颖

一、为什么《废都》中女性，多为褒扬之笔，而又多为悲剧下场？

初提这问题，我有些吃惊，因为在写作时并未刻意要这样做，这么一提，回头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会与以前的作品不同呢？我想了想，恐怕是我在不知不觉中的一种人生观念的变化吧。以前的作品，我对女性是崇拜型的，有评论家说我笔下的女性都是菩萨。我人到四十，世事也看得多了，经得多了，既然《废都》是我要表现世纪末的中国人的一种真实的生活情绪，涉及到女性，必然有我的人生观的投影。书中的女性主调我依然是充满了激情爱她们，她们的所作所为或许在当今社会的有些人眼中是要邪视、嗤之以鼻或作另外判断的，但我不这样看，我看到的是她们的鲜活的生命和她们的生存方式的本身。我不愿作黑与白式

《废都》之内容与现在长篇不同。沿用此名是我对身处的时代、社会、人生之近一个时期的困惑和思考。“废都”二字有地理意义，更有时代意义，所谓的废都意识初看似乎不符合当今政治宣传，但绝不是消极。我自信我有悲天悯人之情，但我不愿那种概念式的图解小说，我力寻一个角度，从男男女女事之中之后去获得社会、人生的东西。电影界的导演我欣赏张艺谋，而叹息陈凯歌，我曾说：张艺谋二指拨千斤，陈凯歌大炮打蚊子，要举重若轻。中国文坛向来崇尚史诗，我更喜欢心迹。

六，阿灿的出现，不细读，易难以觉察你的用意；细读后，也还不敢贸然结论。那么，你写阿灿，是信笔所至，还是有意安

的道德评价。我没有更多的激愤，我也不想把人物依附于一定阶级旨归的政治思想。这样，在目前的俗世里，这样的人物必是要处于尴尬之境，人生之尴尬能使她们下场好吗？我在写作时全然没有固定某人物要写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定下调子后往下写，书中的几个女性在随着她们的性格走，走着走着不能按性子走下去了，不允许那么自在自为了，她们的悲剧就出现了，为什么走不下去？那就看看她们身前与身后。书中几个女性反差并不大，我不愿用大反差，现实中人与人有多大反差呢？

二、对庄之蝶的结局安排，为什么如此而不让去海南？

庄之蝶在他的人生进入一定层次后，俱来的是一种苦闷，他总被什么阴影笼罩，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但觉悟了更苦闷。他是

排？这个人物的出现，就庄之蝶的形象，有何益？

阿灿是女人群的别一种，她的出现，一是为了庄之蝶的生活的自然，而减弱庄与女人们故事之有为之嫌疑，更是为了庄在追求美好之时而陷入丑恶，又在丑恶中追求美好的惊悟与转折。我写了她的肉香，写时我口鼻也能闻见这种香。（我写作时常处于幻觉中。或许我是个神经质分子，往往看电视看到恶心的场面，鼻子里就能闻着一种臭气。所以，我对气功界的说××带气写字、作画，看了能健身之说持否定，我认为他无所谓带功作画作家，而是一切东西都有功，悦耳目的东西都有好的会场，丑恶东西都有坏的会场。）

一心要走出废都，但他走不出去，所以让他人已到了火车站而倒下了（并未点明死。我有个预感，不能让他死）。原写去海南，后更动。像他这样的人，去了或许比废都更觉得糟糕。庄之蝶是个闲人，他的一生在创造着，同时在毁灭着，对待女人亦是如此，所以他害了许多女人。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三、四大闲人用笔重的是庄之蝶，如果同时以四人为线索，会是什么结果？有过这样设想吗？

现以庄为重笔，是一个角度，主写他和他的女人，别的全成为背景。起先想过以四人为线索，那结构太大，字数将太大，考虑长篇太长读者会厌烦，故只集中写庄之蝶，我看有材料留下以后去写。我对书画家、戏剧家生活之熟悉，可以说比作家还要熟的。但是，作为要反映“废都意识”，我接触的书画家及戏剧家反倒没作家来得深刻，故如今以庄之蝶为线索了。

四、四大闲人，与《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在构思中是否有结构上的关联，即，写四大闲人，是否受《红》之启示？

写时并没作这样关联，写出初稿后，有朋友看了，也提这问题，我噢了一声，说：这不有嫌疑了？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写四闲人，是我熟悉的四个类型，而《红》中四大家族仅仅是个交待。“四”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思维数字，四、六都是取“全面”的意思。八大山人取名也是“四方四隅以我为大”之意。可以说，没有什么关联。初稿成后，我曾想避嫌，减一或增一，后又一想，一是那就得大调整，二是我用个四又何妨，难道有《红》，我就不敢用四了吗？

五、报载：《废都》为“当代《红楼梦》”，你对此如何看？

报上这消息是一个作家去看我时谈到正写作的《废都》，他的看法，不想在一个小文章中提了出来。我的看法是：万万不能如此说。《红楼梦》是伟大的。我写《废都》

时没有这么想过这部作品是什么，写完后也没有这么想过，我面对的只是《废都》，想的只是把它写好。别的话对我毫无意义。

六、评论界目前已开始评《废都》，你听到哪些评论？你怎样看待这些评论？

耳闻的评论很多，空口无凭，不便引用。看到文字的有曾镇南的、缪俊杰的、李炳银的等，报纸上有些报道中引用了一些评论。可摘录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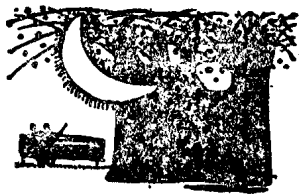
曾镇南说：“我读当代文学多年矣，但像《废都》这样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拍案称奇、惊心动魄的作品并不多见。这是真发自作者内心又直逼读者心灵的一气呵成的幽忧之音。曲终之时，我只觉寒气侵深，悲从中来，悟从悲生。”

缪俊杰说：“《废都》是新时期文学中具有相当深度的难得的世态人情小说。”

李炳银说：“作者是带着隐痛，重下针砭，以求这些至今仍带着血与泪的创伤能尽快得到医治，使人走出这近似梦魇般的生活环境，步入明净温馨的天地。”“《废都》是一部历史和现实的、哲学与艺术的重要著作。”

对于评论家的评论和读者的反响，我是很重视的，毁誉褒贬皆可听取。我在《废都》扉页上有四句话，其中第三句是“唯有心灵真实”，这也算作我写这本书的态度吧！

（本文摘引自贾平凹与《废都》责任编辑田珍颖的通信）



贾平凹说：《废都》就是《废都》

● 贾平凹

在四十岁的这年里我干了几件事——常言说四十不惑，我却事事令人大惑——之一是写了部《废都》。《废都》是生命之轮运转时出现的破缺和破缺在运转中生命得以修复的过程。生活越来越是一把沉重的铁锤，我不知道它打碎了玻璃后能否就锻造了利剑？我说过，《废都》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也说过《废都》是我“止心慌之作”。搞写作的人说顺了生命体验之类的话，对我而言，《废都》不仅是生命体验，几近于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过去的我似乎已经死亡了，或者说，生命之链在四十岁时的那一节是断脱了。

写《废都》时，我并不刻意有什么目标，甚至准备了不发表出版，只是在写的过程中，初稿得到身边一些朋友的阅读，竟甚是喜爱，相互轮换，以至惹得许多杂志编辑部、出版社的大编辑家纷纷来索要。直到越来越多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影视制作家读了全稿，给予热情的祝贺和极高的评价，我惊疑不已，我对他们能深切的这部书稿感动得双眼潮湿，一个人独坐的时候却扪心自问：是这样吗？茫然得不知所措。好的作品真正的意义在于时空价值上，《废都》即然面市，我注重的是读者的反应，注重的是各个层次上的人对它的热情到底有多少，现在如果还有人读，以后的人呢？四十多岁的人了，是不易太大激动，是能看透荣与辱的，是应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今生今世从事了写作这门工作，面对的就该是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吧。

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混入了名人之列，我一再说成名不等于成功，名使我得到了许多好处，名又常常把我抛入尴尬之地。一部《废都》，传闻说我得了百万稿酬，曾经令我哭笑不得，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如果一部作品能获那么多钱，这钱一定烂贱连手纸都不如了。我是个幻想主义者，在我静定思游的时候，我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现实中却蠢笨如猪。我的这种秉性注定了我的创造，也注定了创造的毁灭，是一个悲剧小人。我写不了纪实作品，也从不善以生活中的原型放大后进入小说。小说家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意象世界，所以我历来讨厌就事论事的作法，更反对任何心态下的对号入座。因有人喜爱了此书，读后的印象有过《废都》是“当代《红楼梦》、《金瓶梅》”之说，我听后立即制止了，我说，《红楼梦》、《金瓶梅》是伟大的，我还不不敢有那个梦想，再说，就是《红》与《金》第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废都》什么都不是，《废都》就是《废都》。也有人读后说过许多话，什么“一部奇书”呀，“传世之作”呀，“《围城》后最好小说”呀，“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呀，真诚的鼓励我太激动了，但我也真诚的劝告更多的人千万不要期望太高，或许这是一部平庸不堪的书，是一部糟糕透顶的书，各人读有各人的心境和见解，但各人仅仅是各人的。如果要读，以平常心随便去读，上厕所读也罢，睡觉前读也罢，只要读得慢些我就满足了。

对一部书的评价，作者最好不要来说

《废都》责编田珍颖答记者问

●田珍颖

问：《废都》组稿于何时？在激烈的竞争中做了哪些工作？

关于组稿的时间，很难回答准确。平凹有许多著名的中篇小说，刊发在《十月》上，如：《鸡窝洼人家》、《天狗》、《腊月、正月》等。我们对平凹的作品是十分重视的。当然，平凹的作品在许多刊物上都发表过，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因此，许多刊物都关注他的创作情况。大约是1991年，我在西安的一个会上见到平凹，我们谈天说地之中，自然论起他的创作。他说，他对《十月》感情很深，他会不断地把自己的作品给《十月》。我回北京后不久，和他于信

话，作品既然已成了社会的东西，作者的初衷并不一定就是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而许多认识功能、审美功能都是读者重新发现的。读者怎么看都是合理的，一部书的作用是作者和读者共同来创造的，想象力是第一位。《废都》的写作时间并不长，但它的酝酿却久而又久，十多遍的提纲折腾得日夜不宁，写时提纲却又全然抛弃，只有了一个大的趋向，然后漫笔写去如水逝之而流。我的感觉里，“废都”二字有太多的沧桑，又难以言传，西京城如果是中国的一个废都，中国在地球上算什么，地球在宇宙中算什么？时间到了一个世纪结束前，这个并非特定地域的废都中作为人的心态如何，情绪如何？史诗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欲望（其实哪儿有所谓的史诗呢？），我只想写出一段心迹。但我绝对强调一种东方人的、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传达。我喜欢中国古乐的简约，简约到几近于枯涩，喜欢

件来往中，得知他有写长篇的打算。从此，我们十分关注他的创作动向。其间，他为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风雨人生》一书写序时，我得知他将要躲起来写长篇，遂去信表示要“敲定”这长篇。这期间，他寄给我一部中篇《晚雨》，附信中言明这是土匪系列的最后一篇。《晚雨》发在当年《十月》第四期上，头条。从此，我开始全力追踪他的长篇，直到1993年初，《废都》杀青时，他寄我一信，我们关于《废都》的约稿过程，才画了个小句号。

关于激烈争夺中所做的工作，绝无“内幕”可谈，一切都是公开的职业性的。

它的模糊的、整体的感应，以少论多，言近旨远，举重若轻，从容自在，在白纸上写写黑字了，更多地黑纸上写白字。我关注现实，因为我是平民，平民并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但我又是作家，作家又称闲人，我笑我是半忙半闲过日子，似通不通写文章。正是关注现实，关注生命，我注重笔下的人物参差而不是人物的对比，注重其悲，悲中尤重其凉，注重其美，美中尤重其凄，在无为中去求为，在不适应中寻适应吧。

一部《废都》原本是为安神而作，没想到却惹得一片繁嚣，我只有静伏一隅了。今日觅得一块偌大的浑圆白石，安放在那尊仿制的青铜独角犀牛之上，再放一枚同样浑圆的小白石于大石下，要欣赏一个“望月图”的境界的，不知怎么，却冒出了别人送我的半句联语：假烟假酒贾平凹。咳，世上哪里逃得掉一个假字？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